

裁军谈判会议

CD/PV.270
5 July 1984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第二百七十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4年7月5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B.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
A.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J. 卡拉萨莱斯先生
R.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R. R. 乌伯先生

澳大利亚

R. A. 劳先生
S. 弗里曼女士
J. 库尔特尼女士
S. 博伊德女士

比利时

M. 德帕斯先生
J. M.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 西

C. A.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 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K. 特拉洛夫先生
B.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P. 波普切夫先生
C. 普拉莫夫先生
N. 米哈伊洛夫先生
K. 斯坦科夫先生

緬 甸

吴貌貌季

吴拉敏

吴佩登丁

加拿大

R. J. 罗尚先生

M. C. 汉布林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扬明良先生

张卫东先生

锁开明先生

路明军先生

古 巴

E. 德·拉·克鲁斯先生

A. 库尔维洛先生

J. L. 加西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维沃达先生

J. 马图谢克先生

埃 及

布特鲁斯·布特鲁斯·加利先生

S. 阿法拉尔吉先生

I. 阿里·哈桑先生

M. 巴德尔先生

W. 巴西姆女士

F.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法 国

F. 德拉戈尔斯先生

G. 蒙塔西埃先生

H. 雷尼先生

热斯贝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罗泽先生

H. 蒂利克先生

W. 库比切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韦格纳先生

F. 埃尔伯先生

M. 格德茨先生

W. 冯·登·哈根先生

匈牙利

D. 梅斯泰先生

T. 托特先生

印 度

M. 杜贝先生

S. 辛格先生

S.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I. M. 达马尼克先生

P. 拉玛丹女士

F. 卡西姆先生

I. 维拉纳塔特马贾先生

M. N. 达尔萨女士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 K. 卡米亚布先生

F. S. 锡尔詹尼先生

意大利

M. 阿莱希先生

B. 卡布拉斯先生

G. 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

R. 迪卡洛先生

日 本

今井隆吉博士

小西正树先生

川喜田晖雄先生

秋山一郎先生

田中谦次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A.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S.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 古

D.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S. O.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O. 希拉莱先生

荷 兰

R. J. 范斯海克先生

J. 拉马凯尔先生

R. 扬·阿克尔曼先生

尼日利亚

F. 乔治先生

F. O. 阿德希达先生

巴基斯坦

K.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P. 坎诺克先生

C. 卡斯蒂略·拉米雷斯先生

波 兰

S. 图尔班斯基先生

T.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I. 达特库先生

T. 梅列斯卡努先生

A.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H. M. G. S.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R. 厄克于斯先生

E. 博妮尔夫人

H. 伯格伦德先生

J. 隆丁先生

A. M. 劳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

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共和国联盟

B.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P. Y. 斯科莫罗欣先生

V. F. 普里亚欣先生
S. V. 纳格拉多夫先生
G. V.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R. M.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L. A. 纳乌莫夫先生
I. N. 谢尔巴克先生
G. V. 安齐费罗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I. T. 克罗马蒂耶先生
L. J. 米德尔顿先生
D. A.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L. G. 菲尔兹先生
N. 克莱因先生
H. W. 载维森先生
R. 斯科特先生
J. 米斯克尔先生
A. 霍罗维茨先生
B. 莫顿先生
R. 沃特斯先生
P. S. 科登先生
A. 利博维茨先生
J. E. 麦克蒂尔先生
J. J. 蒂尔尼先生
C. 韦尔斯先生
M. A. 温斯顿先生
R. 米库拉克先生

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

K. 维达斯先生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R. 贾帕尔先生

兼联合国秘书长

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苏联)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会。

首先, 请允许我在会上向将要在今天的会议上讲话的两位尊敬的客人表示热烈欢迎。瑞士联邦外交部国务秘书爱德华布律内尔先生今天在这里代表东道国发言。另外, 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将第二个发言。我确信, 所有成员将以特别注意倾听他们的发言, 我将高兴地请他们发言。

今天本会议将继续审议题为“防止核战争, 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3。然而, 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 所有成员国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我还要提醒大家, 根据谈判会议将在7月份举行的非正式会议的时间表, 我打算在本次全体会议休会后立即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我还愿指出, 在我们中间有愿意参加本会议全体会议的1984年裁军培训班成员。我愿为他们的学习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并祝愿他们在裁军谈判中的运气比我们的好。

今天在我这里登记发言的有: 瑞士、埃及、美利坚合众国、阿根廷以及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根据本会议在第255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决定, 我现在请瑞士代表, 联邦外交部国务秘书布律内尔先生阁下发言。

布律内尔先生(瑞士): 主席先生, 我今天上午能够向你们这个大会发表讲话, 我感到十分荣幸。这个大会今年已改名为裁军谈判会议, 它又是今天唯一的世界性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使我更为感激的是因为瑞士并不是本会议的成员国, 因此, 不能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 今天只有本会议成员国的代表才能向你们致词。

首先, 我愿向V.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致意, 祝愿他在履行本会议七月份主席职务时一切顺利。

今天我要在这里证实, 瑞士对正在日内瓦举行的这个会议感兴趣, 我国对其工作很重视。裁军问题目前有两种危险, 一种是在讨论中过份感情用事; 另一种是夸大专家政治对议题的作用。可以这样认为, 过去在本领域所取得的唯一的具体成果——例如, 我现在想到的有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都

(布律内尔先生, 瑞士)

是由于很负责任的政治家以及不受外界压力的专业人员进行了耐心谈判的结果, 虽然有时可能对这些谈判是否真正恰当提出疑问。

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东西方之间特别令人担忧的紧张局势的加剧: 战略核武器会谈以及中程核力量会谈的中断就是这方面的证明。这很难令人乐观。这些失败和紧张使裁军谈判复杂化。裁军谈判的成功直接取决于在主要参加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在这种危险和障碍的背景情况下, 可以充分理解你们这个会议所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瑞士不仅认识到任务的必然紧迫性, 也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和价值。瑞士对本会议在过去 22 年中能够取得的成就表示欢迎, 与此同时, 对在某些领域, 特别是在化学武器领域, 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表示惋惜。

今年, 瑞士已决定加紧同本会议的合作, 并要求你们允许它参加全体会议所有实质性议程项目的工作, 而不是象近几年那样, 只参加同化学武器有关的项目。

瑞士政府认识到在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的国际政治日益重要, 这不能不也影响到它的安全政策。因此, 它在分析这些努力是否符合瑞士的武装中立立场的同时, 不是只限于尽可能密切注意这一领域的工作了。因此, 我国已批准本论坛制订的所有全球性裁军条约, 只有一个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 1977 年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事实上, 目前我们的有关机构正在研究瑞士是否有可能加入这一国际条约的问题。

此外, 象其他中立国一样, 瑞士已经有机会使军备管制和裁军问题的谈判在它的领土上进行。瑞士打算今后还继续执行这个提供方便的政策, 以便促进并鼓励我们认为在这些领域非常必要的多边及双边谈判和接触。

另外, 自从 1984 年 1 月 17 日以来, 我们一直在参加斯德哥尔摩的区域性会议, 即, 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 或者叫欧洲裁军会议, 这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范围内举行的。我们认为, 用区域性办法来解决一些与裁军有关的问题可能也是有希望的。因此, 我们在欧洲裁军会议上同其他中立国和不结盟国家联合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而在谈判中并不排除不使用武力以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和平解决争端这一制度。在本论坛中, 我们也很积极, 我们希望取得具体的成果。

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问题, 我们必须发表两点根本的看法。

(布律内尔先生, 瑞士)

第一, 今天象昨天一样, 不可忽视这一事实, 即军事实力和军备竞赛是国际不安全与紧张造成的后果, 而不是产生的原因。为了达到裁军这一目标, 必须首先在国际一级建立一种和平和信任的气候。正是本着这种精神, 我们才在斯德哥尔摩对以商定的方式来重申或加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一原则的想法表示欢迎。

第二, 只有事先或同时, 设立一个能使各国用武力以外的手段维护其权利和利益的有效国际机构, 才可能设想出如何减少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我们的国际体系中, 要想减少对武力的使用, 就必须同实现和平解决争端联系起来。早在 1973 年, 瑞士就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范围内提请注意这一必要性, 并在会议上向其伙伴提出了一项关于设立一个可适用于各与会国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新系统的提案草案。

然而,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不限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自从 1983 年 8 月以来, 罗马尼亚继其 1975 年就已在这个领域开始的努力, 同尼日利亚和菲律宾一起, 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项工作文件, 建议设立一个为解决争端并防止各国间冲突而进行斡旋和调解的常设委员会。在这个倡议之后, 1982 年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地通过了《关于和平解决各国之间争端的宣言》。我们欢迎这种种努力, 因为这些努力增强了我们试图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一个能够降低国际紧张程度的系统的工作。

由于安全这个问题的政治和军事方面具有相互补充的性质, 因此, 必须将各国的安全同世界安全, 或者整个区域的安全联系起来。因此, 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的任何新措施都不应加重现有的问题, 或在实力均势方面造成新的不平衡, 任何新的不平衡将会对那些武装得不怎么好的国家增加威胁。军备管制和裁军不应进一步增加差别, 而应实现更好的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 广义地说, 对实施裁军措施情况的适当核查, 同此种措施本身同样重要。因为, 没有此种核查, 许多裁军措施将会削弱大多数有关国家的安全。

裁军既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又是一个区域性问题。它又适宜于分区或者双边解决。我们主张这些只要能满足全面均衡的要求, 能够同时实施的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然而, 如果各国都可因进行某种努力而最终取得的成果中得到利益的话, 为了取得这种成果, 一开始就需要有真正的政治意愿。只有一切国家, 不论大国或小国, 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 都愿意作出它们的具体贡献, 我们才能取得成果。

(布律内尔先生, 瑞士)

我重复说明, 瑞士政府认识到有采取措施限制军备和促进裁军的必要。然而, 它也认识到存在有待于克服的种种困难。全世界为裁军所作的种种努力仍然是确保国际社会生存所必须的。不管这种种努力所取得的结果有时可能看来多么令人失望, 但这些努力决不可放弃。

在就军备管制和裁军问题作了一般性发言之后, 我愿谈谈化学武器问题。

这些武器的威胁, 在目前再次成为可悲的议题。它们构成的危险, 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而加剧。首先, 化学武器的技术比较简单而且比较便宜, 因此, 许多有可能面临使用这些武器的较大诱惑力的国家都可以得到这些武器。其次, 这些武器具有这样的作用: 人们可以满有理由地提出, 既然这些武器不一定引起痛苦, 是否不应将它们划为特别令人憎恨的武器类别内。

瑞士是首批签署 1925 年 6 月 17 日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国家之一, 于 1932 年 7 月 12 日批准了这一议定书。它也是 1972 年 4 月 10 日的《禁止细菌武器公约》的缔约国, 并于四年之后批准了这一公约。

日内瓦公约的价值不可低估。因此, 很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应加入这一公约。这样, 它就可以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因此, 瑞士敦促所有尚未加入此议定书的国家尽快采取这一步骤。这样, 在人们等待有什么更好的东西时, 日内瓦公约将全面禁止首先使用此种武器。

这个关于禁止使用的国际文件, 不管它具有多么大的必要性, 在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 仍不足以消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危险。只有包括无条件取缔此种武器并销毁现有储存的裁军措施, 才有可能真正消除这种危险。

这种问题从本质上讲, 是一种必须首先在全世界, 普遍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只是在不可能谈判出普遍禁止的情况下, 才应降到目标较低的一级。就我们而言, 这可能就是指斯德哥尔摩会议。我们本着这一精神接受了在瑞典首都提出的关于这种内容的建议。这样, 瑞士对一项关于全面、普遍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给予极大的重视。它对裁军谈判会议为了实现此目的而在这个领域所作的努力表示欢迎, 并希望就这一议题的谈判取得辉煌的成果。就我国来说, 它依然决心为本会议有关化学武器小组的工作积极作出贡献。

(布律内尔先生，瑞士)

我们对缔结此种公约的兴趣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这特别意味着，公约应包括适当的核查程序，这是不采取高代价国家防护和防御措施的必要条件。

但是，瑞士认识到，此种工作需要时间。由于这一方面令人震惊的形势，时不待我。看来必须立即采取中间性质的措施。因此，如果一项总的全世界有效的协定，因为技术方面的形式可能引起冗长的讨论而在短期内不能签署的话，瑞士建议所有各国在一个适当的世界性论坛上庄严承诺，不使用化学武器。例如，可以在联合国主持下做出此种具有政治性质的承诺，这将会立即使不是所有国家都属于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这一问题有所缓和。因此，将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等待签署一个永远消除化学武器威胁的全面公约，并庄严地确认那些已批准日内瓦议定书的国家所作的承诺。

大家都知道，虽然瑞士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私有化学工业，但它并不生产任何化学武器，因此，也不出口此种武器。另外，瑞士也不从外国获取化学武器。因此，它不拥有此种武器的任何储存。我们军队的装备仅仅是为了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保护战斗员，免受毒性化学品的效应。军队训练只限于正当使用现有的防务手段。民防的目的，在于确保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对平民百姓加以格护，使之免受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手段的效应。

最后，我愿邀请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和观察员，在1985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参观瑞士部队在什皮兹的防化实验室。他们将能够参观一个当代所必须的机构。如果签署了全面公约，这将是有益于核查目的的机构。

主席：我感谢瑞士代表所作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阁下发言。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真诚地感谢你致我的友好欢迎词。反过来，我要在这篇由一个担任既为阿拉伯国家又为非洲国家的部长级职务的埃及人对裁军谈判会议所作的发言中表示，看到你就任本会议7月份主席职务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我们欢迎你，因为你是苏联的代表，一个同埃及有着友好关系的国家，它们彼此谅解，互相合作；因为你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代表，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

这两个国家在裁军领域内负有特殊的责任并在国际上为维护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最后还因为你是一位干练和经验丰富而著称的具有高深才能的外交家。

在这个场合，我还要向主持了6月份会议工作的特奥琳夫人和厄克于斯大使表示敬意，并代表埃及代表团对他们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现出来的罕有的品质以及他们提出的建设性倡议表示深切赞赏，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瑞典代表团在裁军领域内的特征。

我还要向瑞士联邦外交部长爱德华·布律内尔先生表示敬意，听到他宝贵发言我十分高兴，这篇发言反映出他的国家——我们在日内瓦这个历史名城的东道国——高度重视我们的讨论以及积极参加我们的工作。

一些时期以来我一直期望来到这里会见你，虽然只是在今天我們才见到了面，但这一事实决不意味着无视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也决不意味着忽视必需联合所有国家的力量，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是富国还是穷国，为实现人类和平、裁军、稳定及进步的各项目标而奋斗。

埃及致力于这些工作既不始于今天也非始于昨天，而是已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了。埃及自18国裁军委员会于1961年成立以来即为其成员，随后于1969年起又参加了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继续参加1979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这个委员会改名为“裁军谈判会议”。

在盛赞这些论坛取得了缔结一些重要裁军协议的成就的同时，我们眼见年复一年，一届会议复一届会议过去，而裁军谈判会议这个裁军领域内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却未能朝全世界团结一致为之奋斗的各项目标积极迈出大步，这些目标现已载入联合国大会1978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因此无疑地深感关注。鉴于人们未能制止军备竞赛，在业已塞满的军火库里，杀人和制造毁灭的武器与年甚至在与日俱增，从而加剧了战争危险，破坏了国际稳定，阻碍了发展进程并妨碍了人们把稀有的资源用来为全人类的福利服务。

今天，冲击波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回荡着。武装冲突迭起，不负责任地在毁灭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

着生命，消耗着能源，逐步在把人力和物力耗竭。今日的世界迫切需要进行合作，以便把所有的潜力转而用到保障安全、发展和建立和平方面去，而不要把它们用来制造更多的破坏和毁灭性武器。

鉴于建立稳定的国际关系和裁军谈判的成功这二者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人们毫不奇怪在裁军谈判陷入僵局的同时，国际关系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以至于到了使我们对世界范围的冲突忧惧万分并时时感到惊恐和不安全的地步。

世界和平是人类共同世袭财产，这就要求人们坚定地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消除权力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停止所有形式的干涉和占领，并实现各国人民所有的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

我们承认武力决不会带来和平，同时我们确信只有实行置于有效国际控制下的全面彻底的裁军，持久的和平才能得到巩固，并确信军备竞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竞赛升级和军事竞争。

当国际关系日趋恶化之时，军备竞赛的步伐不断加快，军事开支达到天文数字之际，国际经济秩序中注定要出现严重的起伏波动，一些国家面临着连锁性的危机，这些危机特别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使它们的国家发展计划遭到严重破坏。投资和生产的机会也随之消失，千百万人继续在饥饿、疾病和匮乏的困境中衰弱下去。

我们就这些目前的形势发出的警报不应被解释成我们未能致力于寻求和平、安全和裁军的一种借口。相反，它必须促进我们加快努力和加倍努力来在国际关系中创造“建立信任的措施”的气氛，并避免去作任何会破坏或动摇相互信任的事。我们必须用言行来重申，我们是坚决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条款以及国际法的各项原则的。我们必须放弃使用武力，摒弃核威慑、有限核战争的理论及类似的概念，这些理论只会加剧军备竞赛和紧张局势。

1978年联合国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次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反映出了一不可多得的协商一致的意见，它重申了国际社会要结束军备竞赛的共同决心。这一文件为一项在有效的国际控制下实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国际战略奠定了基础。它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

规定了所有核国家特别是拥有庞大的军事武器库的两个超级大国所负有的遏制军备竞赛和削减其储存以便实现裁军的责任范围。

在这点上，我要重申埃及赞成来自四大洲由印度、墨西哥、坦桑尼亚、瑞典、希腊和阿根廷诸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1984年5月22日发表的联合宣言，它促请美国和苏联以及联合王国、法国和中国停止核武器的一切试验、生产及部署，并制定一项削减军备的长期计划。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欢迎并完全支持这一倡议，这一点我在几天前访问墨西哥时曾表示过，并将其列入了在1984年6月19日我同墨西哥外长贝尔纳多·塞普尔维达·阿莫尔的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只有通过举行认真和建设性的谈判才能找到解决裁军问题的办法，在这些谈判中两个超级大国应履行它们的具体承诺和责任，而联合国则应发挥一个关键和有效的作用，这一作用是由你们这个提供了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政治机构的庄严论坛来发挥的。

如果可以在此提一下的话，埃及在过去几年中所取得的经验表明，谈判和对话是取得积极成果的途径，在这一进程开始之前我们不曾想到可以取得这一成果。因此我认为尽管存在着困难和障碍，开始进行谈判对你们工作成功与否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势在必行的，因为只有更多地举行谈判和对话才能克服障碍。

我们确信裁军事业以及为实现裁军而进行的谈判及采取的联合行动是正义的，这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属于各国人民的和平、安全及稳定的权利。

埃及位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是非洲的门户，俯视连结欧洲和非洲的地中海，因此埃及对所有这些地区的裁军问题及安全问题当然很关心，埃及在其行动中遵循的是作为其政策基础的不结盟原则。

根据这一前提，埃及不遗余力地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为确保该地区免遭核军备带来的危险而奋斗。埃及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放弃了核选择，于1981年2月批准了不扩散条约，并同意将其核设施和装置置于国际安全保障措施之下。它还开始着手一项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并实现发展目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它已建造了一系列的核电厂，其能量到2000年可达8000千瓦。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

从1981年起，埃及同国际及区域机构并同法国、意大利、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签订了和平核合作协议，在这以前还分别在1956年与苏联、1961年与挪威，1962年与印度及1963年与南斯拉夫签订了协议。

埃及特别注意在中东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问题，并自其1974年提出第一个倡议以来成功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同，这表现在联合国大会在这方面多次通过的许多决议，特别是协商一致通过的第64/38号决议。该决议呼吁有关国家加入不扩散条约，在相应的基础上不发展、获取或拥有核武器，并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控制和视察之下。

这些努力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诚地执行大会各项决议。由于以色列的所有邻国都已参加了不扩散条约，保证不生产或不拥有核武器，并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控制和视察之下，现在该是以色列采取同样的措施并遵循它自己和其他国家协商一致通过的大会决议的时候了。如果这样做了的话，以色列就表明了自己的良好意愿，并证明它公开宣布的实现和平与稳定的愿望是真诚的。提倡和平与寻求核武器是根本无法协调一致的。

就非洲而言，20年前，即1964年7月在开罗召开的第一次非洲最高级会议发表了关于使非洲无核化的第一个宣言。这一宣言随后在同年10月于开罗召开的第二次不结盟最高级会议上又予重申。随后在许多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中再次得到肯定。

非洲各国履行了该宣言所约定的承诺，然而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却继续发展其核计划，从而不仅对非洲和平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继续造成严重的威胁。

埃及和全世界一道谴责这种活动，因此它呼吁各国执行联合国大会关于停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一切核合作以及对其核设施进行国际视察的决议。

此外，埃及一直对欧洲安全问题感到关注，因为它认为这些问题一方面与地中海地区的安全，另一方面与中东地区的安全都有紧密的联系。

美苏之间于1981年11月30日开始进行的关于欧洲中程核导弹的日内瓦会议，随后又举行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当时埃及外交部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对这一事态发展表示欢迎，并强调指出这些会谈如取得成功便会对中东地区的安全以及为在该地区建立无核区而作出的努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现在我们却有一种失望感，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谈判已陷入僵局，但是我们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

希望不久这些会谈就能恢复，希望有关各方会采取步骤创造出一种有助于取得成功的气氛。

在这种情况下，斯德哥尔摩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便具有了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各方都已意识到，为了实现安全、和平与裁军这些共同目标除了进行对话别无他法。

你们这个会议正在处理一些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十分重要乃至占了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地位的问题。由于在此几无可能详细地论及所有这些问题，请允许我特别提一提我们十分着重你们为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所作出的努力能取得成功。坦率地说，在等待了几乎长达 30 年的时间后，人们再也无法同意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再有任何拖延了。

埃及也特别重视为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证，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只要核国家维持其核武库，只要为遏制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而作出的努力（这是反对使用此类武器的唯一真正保证）陷于僵局，那么这一要求就变得越来越紧迫和证明是有理的。

埃及希望各方同心协力迅速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该公约规定有加强其威信并增强各缔约国安全的原则和条款。我们深信，在现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就会有助于本会议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的努力。

同样，我要强调指出，急需立下法律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材料，不论是通过使用“传统的”放射性武器还是进攻核设施，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人们再也不能无视这种进攻了。

你们也许都会赞同，防止核战争现在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联合国大会在其“最后文件”及其第 183/38 号决议中强调了这一现实，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于 1983 年 3 月在新德里发表的最后公报也强调了这一点。当时这些领导人指出：“今日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一场核战争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威胁”。

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 1983 年 9 月在上一届联大的发言中强调指出埃及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并重申急需联合一切力量来“防止爆发这样一场毁灭性战争，不论我们的地理位置在何处，也不论我们政治倾向或意识形态倾向如何。”

军备竞赛向外层空间扩展，这成了使全人类感到忧虑的又一个新根源。如果说全世界过去曾对和平征服太空持欢迎态度，今天则无疑地对向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

发展新的武器系统演变的不断增长趋势深感震惊，特别是对那些拥有最强大的技术能力的国家更感如此。以往，星球曾是使诗人产生创作灵感的源泉，而今它们却成了军事竞争的场所，而且将成为罪恶的毁灭性竞赛的牺牲品。

埃及长期以来竭尽全力提请人们注意必须确保外层空间不用于非和平的用途，因此它希望你们尽快地开始进行谈判，以便达成一项或在适当的情况下达成数项防止在外层空间的任何领域进行军备竞赛的协议。

我们对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内在的善良之心抱有无限的信任。今天世界虽为种种痛苦和磨难所煎熬，但是它肯定具有自我拯救的良策。我们所要求的是人们对我们的各项目标具备清醒的了解，并共同关心我们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自家利益。我们需要一种明确的方法来为建造一所使人人得到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既稳定又公平的大厦打下基础。

你们这个论坛为实现裁军目标而进行的合作提供了最佳的场所。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你们的努力的结果。如果裁军得以实现，和平与安全将得到加强，人类在安全、稳定和生命方面也得以巩固。我们确信，由于你们具有真诚的意愿并作出了建设性的努力，你们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并能实现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后代寄予你们的期望。

主席：我感谢埃及的代表，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重要发言，以及他致我国和主席本人的友好言词。

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菲尔兹大使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国）：谢谢您，主席先生。我想代表美国代表团祝贺您担任本次会议7月份主席。您担任这一重要职责具有在本机构的难忘的背景和经验。虽然我们的观点常有分歧，然而，我们多年来一直为解决许多重大问题而共同工作，并且成功地缔结了一些起始于本会议前身的机构的协定。

主席先生，在本会议，我们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我们两国代表团的关系也是如此。分歧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是，善意及相互尊重能够弥合这些分歧，从而有可能取得进展。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希望您在领导本会议的过程中一切顺利，而

(菲尔兹先生，美国)

且我保证，在我们努力为解决阻碍和延误我们主要工作的障碍寻求相互可接受的办法时，我本人以及我国代表团将予以充分合作。美国政府致力于设法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工作关系。我们也一定尽力去这样做。正如里根总统今年1月16日所说，“如果美国和苏联要起来迎接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抓住争取和平的时机——我们就必须更加努力寻找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然后在这上面进行建设。”

主席先生，在开始发言之前，我还想通过您，主席先生，向特奥琳大使和厄克于斯大使表示祝贺。祝贺他们在瑞典担任本会议主席职务的上月份领导得很出色。他们的领导艺术为夏季会议开辟了一个正确的行动方向，并为推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作了不少工作。我知道，厄克于斯大使及瑞典代表团将为我们在夏季面临的重要任务继续作出富有成效的贡献。

我还愿和你一道欢迎瑞士国务秘书爱德华·布吕内先生和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这两位外交和裁军方面的杰出领导人出席我们的会议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他们的政府派他们来这里向我们致词表现了它们对本论坛的关注。

主席先生，今天我要继续对本会议作连续性的发言，解释美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如何处理全面有效的禁止化学武器所涉及的四个主要问题的每一个问题。今天我要谈的是，根据这样一种禁试，一个缔约国必须做哪些事的问题。

根据这项公约，要求缔约国必须采取两项主要行动。第一，缔约国必须公布它同化学武器有关的活动，并公布进行这些活动的地区和设施。第二，缔约国必须销毁为它提供进行化学战能力的生产设施以及储存。对于这几项要求，我将依次逐一地加以阐述。

为了确定将要受到系统核查的地点和设施，美国公约草案第四条要求缔约国提供所有对它进行化学战争能力具有影响的活动的详细情报。甚至在公约对于一个缔约国生效之前，就可以进行这些“公布”中的第一项。美国在CD/500文件，即公约草案中建议，缔约国在签署公约的时候就应说明，在其领土上是否有化学武器或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或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它是否控制着化学武器或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这项宣布将为协助本公约的核查提供一个基础，并成为一项重要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菲尔兹先生，美国)

在公约对某一缔约国生效 30 天之后，该缔约国必须作出有关化学战能力的更为详细的公布。如果一个缔约国事实上拥有化学武器，这个缔约国就必须确切地说明这些武器的地点，并将每一个地点的化学品和化学武器按名称、化学结构式、毒性以及重量等项目列成详细清单。另外，缔约国还必须公布，它是否拥有为防护目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关键前体，因为这些化学品关系到一个缔约国进行化学战的能力，因此必须加以严密的监控和管制。如果一个缔约国不拥有化学武器，那么，这种情况也必须公布。

为了更加全面地说明一个缔约国潜在的化学战能力，对其他具有转用于化学武器目的危险的化学品也必须每年予以公布。公约草案细目 A 所列的极其危险的化学品，虽然准许少量用于研究、医学和防护目的，但它们具有转用于化学武器的高度危险性。每年必须报告关于获准拥有这些化学品的人、所生产的数量以及成品的用途等情况。细目 B 中的化学品具有大量的和平用途，但也具有转用于化学武器的特别危险性。必须每年报告关于这些化学品的生产、进口、出口等数量以及它们的最终用途等情况。在细目 C 中所列举的化学品也具有转用于化学武器的特别危险性，如果这些化学品的生产、进口或出口数量超过了每年规定的限量，就必须每年提交关于这些数量的报告。

因此，美国公约草案要求提供关于所有对于缔约国进行化学战争能力有影响的化学品的详细程度不同的情报。为了确保根据公约各项规定对这些化学品进行销毁、使用、或者监控，这种情报是很必要的。

掌握关于生产或已经生产出可以用作化学武器的化学品的生产设施的详细情况，也同样是必要的。第二条第 10 段中载有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美国公约草案要求各缔约国，在条约生效 30 天之内，公布它们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并提供这些设施的地点、性质以及能力，同时还要提供关于在附件 2 中所规定的其他情况。附件 2 要求，即使这些设施已被销毁或转用于和平用途，或者过去是或现在是双重用途的设施，也必须公布这些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相反，如果一个缔约国不拥有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它也必须公布。公约还要求公布生产用于防护目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关键前体的任何生产设施以及生产细目 B 和细目 C 中所列举化学品的任何生产设施。还必须公布有关用于研制和试验化学武器的设施。予以公布

(菲尔兹先生, 美国)

的一切设施, 包括那些同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设施, 或者那些生产具有转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特别危险的化学品的设施。

在公布中所包括的情况, 不仅对于帮助协商委员会确定在一个缔约国领土上哪些地点以及哪些设施须受到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是必需的, 而且它还将有助于指定那些根据公约草案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将必须销毁的设施及化学储存。这些条款要求缔约国销毁其所有化学武器以及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缔约国在作出关于其化学武器的初始公布的同时, 还必须提交一项化学武器销毁的详细计划, 包括销毁的地点、方式、关于将予以销毁的化学武器数量和类型的细目, 以及这个销毁过程的最终产品。根据第五条规定, 在公约生效后最迟不晚于 12 个月开始销毁化学武器, 并在不迟于 10 年后完成销毁。这一销毁过程将受到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其中包括视察人员持续在场以及用现场仪器进行持续监测。根据第五条规定, 还要求缔约国每年报告关于其销毁计划的执行情况。

第五条的第 1 (E) 段规定, 对化学武器的销毁将由在附件二中所载的时间表加以控制。美国的草案没有具体制订这个时间表, 需要在裁军谈判会议这里进行谈判。重要的是, 销毁化学武器的时间表应该是, 在销毁期间, 任何国家不能为其销毁活动的进度而取得对另一国的军事优势。为了取得公平而均衡的结果, 在谈判这个时间表时, 将要求对许多因素加以考虑。由于这个时间表对一个缔约国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 有必要在公约开放供签署之前, 对时间表加以具体规定。我们不能象有的代表团所建议的那样, 把公约这个至关重要的规定的审议工作拖到公约生效以后去进行。我促请各代表团开始审查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结束销毁化学武器这个议题之前, 我想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代表团极力主张, 除了销毁之外应准许将化学武器内所含有的化学品转用于许可的用途。美国曾反对转用这个概念, 主要因为担心如何核查所涉及的项目是否放置在秘密的化学武器储存内。显然, 为了确保不发生这类被禁止的行动, 这需要采取另外的、具有侵入性的核查措施。鉴于苏联和其他国家对国际现场核查所表示的顾虑, 美国选择了最少需要进行此种核查的办法, 也就是说, 要求销毁一切化学武器。然而, 美国代表团愿意考虑任何关于转用的建议, 只要这些建议详细规定出什么可以转用, 以及对这种转用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核查措施。这将使裁军谈判会议的各成员国能够确

(菲尔兹先生, 美国)

定这些建议是否能够达到进行有效核查的要求。

公约草案第六条要求缔约国立即停止生产化学武器, 并在十年内销毁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缔约国必须提交一项关于销毁这些生产设施的计划, 说明关掉和销毁组成这些设施的设备和结构所将采用的方法, 并规定出销毁每一个具体的生产设施所需要的时间期限。关于化学武器, 必须根据一个商定的、确保在销毁过程中任何国家不得取得军事优势的时间表, 来对生产设施加以销毁。对于这个时间表的谈判也须在公约开放签署之前进行。对这些设施的销毁, 将必须经过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并要求每年提供关于销毁进程的报告。

根据公约草案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 不仅要求各缔约国销毁实际生产化学弹药的那些设施, 而且还要求各缔约国, 销毁自 1946 年 1 月 1 日以来为了生产用于化学武器的任何毒性化学品或关键前体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任何设施, 但有一项例外。这一主要要求的唯一例外就是在过去曾生产用于化学武器用途的, 在附件三的细目 B 中所列举的, 毒性化学品的设施。

关于将第六条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这一说法的定义相结合的这种做法的作用, 可以从几个例子很好地加以说明。为了生产完全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毒性化学品而建造的设施, 后来虽转用于其它目的, 仍必须予以销毁, 因为它不是为了化学武器目的而设计和建造的。双重用途的设施, 为化学武器目的和许可的目的生产毒性化学品的设施也必须加以销毁, 以便使大家完全信任, 相信它不会在将来秘密生产化学武器。这些例子说明需要销毁那些同一个缔约国的化学战能力直接有关的设施。

另一方面, 生产氢氰酸——这是细目 B 中所列举的一种化学品——的设施, 并且在过去曾经出售一些供军方用于化学武器, 根据美国公约草案, 这种生产设施不必加以销毁。由于细目 B 中所列举的化学品为许可的用途大量生产, 要求销毁这样一个在过去曾一度偶然将此种化学品出售给军方的设施将不会提高对遵守方面的信何。无论如何, 对细目 B 中化学品的生产将根据附件三中所载的要求进行核查。

有人曾争辩说, 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要求销毁大量的除用于化学武器之外还要用于和平目的的设施。但是, 美国在这些谈判中的目标是为了从现在、永远地消除一个缔约国进行化学战的能力。为了取得最高程度的信任, 确信这一目标

(菲尔兹先生，美国)

已得以实现，有必要销毁所有为生产化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化学设施。我国代表团承认，这种解决办法可能需要其他国家。当然还有美国，付出某些经济代价。然而，美国愿意，而且相信其它国家也应愿意，为了向全世界保证本公约缔约国没有可能进行化学战而付出这一不大的代价。

关于公布以及销毁方面尚未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问题。虽然在时间晚了些，但在今年化学武器的谈判进行到第5个年头的时候，已开始做出认真的努力，为这一提法下定义。对这种种努力我们表示欢迎，并极力主张继续并扩大这种努力。此外，关于公布这些措施的时间及内容方面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依然相差很远。有些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某些重要方面没有提出任何看法，只说这些问题应当放在以后再谈。这样，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进展。我希望这些代表团开始积极参加为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而做的努力。

简而言之，美国公约草案规定，缔约国必须提供有关其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及其它同其进行化学战能力有关的活动等方面的详细情报。一旦提供了这种情报，公约草案规定，缔约国必须销毁其化学武器及那些同其化学战能力直接有关的生产设施。缔约国将必须采取的这两种行动，再加上协定草案的其它规定，就将提供一种全面而有效的对化学武器的禁止。

在我下次发言中，我将继续检查美国公约草案处理有关禁止化学武器主要问题的方法。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卡拉萨莱斯大使发言。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见到你主持会议本月份的工作感到很高兴。我们所有在近年来曾有机会欣赏你的智慧和职业才干的人都相信，你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将是有效而富于成果的，为此你指望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充分支持与合作。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与此同时，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主持会议上月份工作的瑞典所进行的活动表示敬意。我想瑞典为我们出了两位而不是一位主席，这多少象征该国对于裁军的深切关注。以审美的观点来看这两位主席也许有些不同，但却不能说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能力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能力已赢得了我国代表团的感激。

主席先生，最后我愿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对出席我们会议的尊敬的瑞士外交国务秘书和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表示欢迎，我可以说我国代表团已深深关注地听取了他们的发言，并将仔细地加以研究。

根据我们的工作安排，本周的全体会议要专门讨论会议议程项目 3，防止核战争。

尽管会使连续不断地在各种不同场合就此项目所作的发言进一步增多，我国代表团仍认为再强调一下该项目的极端重要性和严肃性不是完全无益的。

我毫不怀疑，在裁军领域所有正在讨论或应加以讨论的问题中，消除核战争危险的问题是最具根本性的。

人类面临的困境既简单又不同一般：要么是生存，要么是核浩劫。令人遗憾的是，人类自有史以来就一直为战争所伴随着。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发生着各种规模的冲突。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都是这些冲突的结果，但是各国及其人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克服不同程度的困难，都已幸存下来并得到复苏。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拥有更重要军备的国家卷入的未来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是核冲突，这是确定无疑的。没有必要再讲述诸位都知道的这种“启示录”般的前景。必须强调的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居民正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致命的可能性，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就是个证明。

我们已达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甚至连儿童的脑子里面，在过去较为幸福的时代想的是和他们的年龄更相符合的东西，而现在却十分担心核战争的恐怖。几天前，在联合国组织的裁军研究金方案会议的开幕式上——参加研究者今天也在座，我想对他们表示欢迎，——当时本会议主席特奥琳女士特别提到了最近在瑞典进行的一次调查，被询问的就学儿童中有 42% 的人回答说他们最担心的是核战争，而仅有 11% 的人说最害怕的是父母死去。我想这些数字是极有说服力和极为重要的。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在其他工业化国家进行的类似调查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对人类最尖锐最紧迫的问题，儿童比那些政治家和政府领导人看得更清楚，而那些政治家和政府领导人是决定这个问题应予消除或至少缓和负有责任的，这岂不令人奇怪而痛心吗？

核问题有许多方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综合裁军方案、核冻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日内瓦的双边谈判等等。在这些领域中有哪一样事情正在得到解决？那些明确基于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有什么改变吗？

全世界普遍有充分根据的深切关注。与完全没有采取朝向《最后文件》所提出的优先目标哪怕是最微小的步骤的情况之间的对照是再鲜明不过、再令人震惊不过了。好象这个地球上并存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居住着绝大多数人类的理性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在生存和死亡之间的抉择是不成问题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既微小又强大，它整天挂在嘴上的话语就是导弹和反导弹系统、单个或多个核弹头、反弹道系统或反卫星系统、战略或中程核运载系统、战术或战场核武器、核威慑或有限核战争的理论、第一次打击或第二次打击能力以及其他这类的术语、用得非常自然而肆无忌惮，好象他们讲的是目前普遍在使用的东西而不是暗示着我们所知道的世界的毁灭的事物。要说使用这些概念的人不知道其可怕的含义是荒唐的，但是这两个对立的尽管在事实上是深刻地联系着的世界之间完全缺乏思想交流，这也是荒唐的。

所有关于对核问题的各种途径的对话都不仅陷于僵局和徒动无益，这个情况本身就是极为严重的，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即使在各个问题上真能取得重大进展——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也几乎没有减少，也并没有消失。比如说，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会使现有的军备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日内瓦的双边谈判顶多也仅能导致核导弹数量的削减，而剩下的导弹仍然能将地球上的所有文明摧毁许多遍还有余。

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唯一的结论：只有在核武器被完全消除了之后核战争的危险才会消失。这个也为《最后文件》第47及56段所承认的事实似乎多少有点被人忽略了。国际社会应当有唯一的一项最高目标，即禁止核武器，一切行动都应以此为目标。这个问题值得提一下：把精力花去促进不能最后确保实现期望的目标的不完全、部分的措施，归根结底说来是不是浪费精力？

阿根廷外交部长于1983年2月28日在对这个会议的发言中强调指出了我们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正面临的抉择：是消除核武器还是灭亡。5月22日六国国家或政府首脑的联合声明是这样开始的：“今天，人类的生存已遭到危险”。世界舆论的份量和一切国际行动都应日益集中于一个具体目标：消除核武器。

这个目标看来也许不现实或是幻想。然而，这在事实上却是唯一能给人类带来和平的目标。那种说核武器已经存在，因而无法取缔的强词夺理的论点是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如果这种推论是合理的话，那它就会阻止了例如《禁止细菌武器公约》的通过，并会在现在使我们放弃禁止化学武器的一切努力，因为这也是已经发明制造出来的。

我们在和时间赛跑，这话已说得够多了。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我指的是现实而不仅是对未来的推测——我们不能满不在乎地进行工作，好象今天不办不成，总还有明天甚至还有后天似的。

裁军领域缺乏进展的责任不能整个的归咎于国际气候的恶化。我认为这有时候只是被用作掩盖缺乏政治决定或为其作辩护的借口而已，而政治决定即使在这公认是不利的时期也是完全可以作出的。

我们必须记住时间没在等我们。值得提一下与核查有关的问题。我完全无意于谈论任何裁军协定中的令人满意的核查制度的必要性，尽管有缺乏这种要素的例子。相反的，应在这个微妙而复杂的领域对协定产生的信心必然是来自协定完全得到遵守和尊重的安全感，为此目的适当的核查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要求。

但是，常有人声称这项或那项禁止条约在目前是不可核查的，因此不应在该领域进行努力。必然的逻辑结论就是我们应当等到这种可称之为完善的核查制度被认为是可能时为止。但是谁能向我们保证过一定时间核查就会变得容易些而不会反而变得更困难些，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我们生活在技术发展之快令人头晕目眩的时期，新式武器及更好的探测方法的发展都是如此。很容易想象前一种技术能利用的人力物力比后一种技术多。毁灭性装置的变得更复杂、先进和微型化使得核查成为不可能的那一天难道不会到来吗？当我们的目标正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我们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吗？与其毫无限期地毫无成果地拖延，坐等未来，而我们必须预见到，未来决不会变得好些而却可能变得更糟，不如立即进行国际裁军协定的谈判，在谈判中寻求令人满意的核查制度既是可能又重要的，这样做不是更好吗？

核战争的可能性存在着，而我们是不可能从这个行星逃掉的。人人都知道这点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

而且表示忧虑, 但是能对此起点作用的人太少了。我们能够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这种走向深渊的不可抗拒的进军, 就好象是中世纪死亡的舞蹈, 而不想方设法尽力来阻止它吗? 这是存在于许多人脑子里的问题, 但尚未得到满意的回答, 同时, 裁军谈判会议对其议程项目 3, 防止核战争, 进行认真审议的努力仍然受到阻碍。

最后我不能不对近两天发生的事情讲两句话, 这些事情使就军事使用外空问题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增加了。

尽管这项倡议的最后结果如何尚属未知, 我国代表团只能对其表示欢迎, 因为我们对可能将我们导向危险性较小, 更为稳定的世界的任何步骤都表示欢迎。

但是我国代表团也必须对多边水平上这个问题已在进行的过程提出几个问题。必须问一下, 把这个问题拿到双边一级去处理的企图会对多边努力产生什么影响? 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相适合的?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是联合国特别关注的问题, 正如联大就此问题所通过的许多决议所反映的那样, 这些不必再重述了。另外, 正如《最后文件》(第 114 段) 所指出的, 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负有中心作用和首要责任”。

裁军谈判会议, 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于 1982 年把一项与此问题有关的具体项目列入了议程。人们不断地指出——在最近一次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会议上还特别强调地指出了——处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唯一有资格的机构是裁军谈判会议。

在过去两年中做出了大量努力以在会议内设立起适当的机构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议, 其结果如何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与此同时, 许多国家都反复表示对这个多多少少影响到所有国家的问题感兴趣。1984 年 6 月 12 日法国代表清楚地总结了情况, 他说这个领域最近的事态发展“对法国, 对它自身的安全及欧洲的安全产生直接的影响。它还关系到东西方关系的稳定及国际安全。因此, 它事关整个国际社会, 即使只是就它对法国十分关心的为发展和平使用外空进行合作的前景所产生的影响来说也是如此”。

这种集体的关注说明了许多人对我们无力设立起特设委员会, 所作的努力因企图在某种意义上使用的“谈判”一词引起的困难而陷于停顿而感到的沮丧心情。在最近的双边意见交换中不断地提到这个词及其所涉及的问题, 这是既令人惊讶而同时又令人感到欢迎的。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没有谁会对两个主要国家在利用外空领域直接接触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可取的抱有疑问，但这些决不能损害裁军的多边途径，这是一项赢得胜利的事业——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所有的人都对之表示支持，因而应予以维持和促进。

不应忘记裁军谈判会议的程序是灵活的，尽管如此，它的可能性完全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谈判的某一阶段，具体的项目和问题可能需要暂时在成员人数有限的小组内进行审议。这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是可行的，我们并认为这是与多边的途径相一致的，多边的途径是通过巨大的努力才取得的，我们必须维持和加强它，因为安全是不可分的，这个领域内的任何问题都不完全是双边性质的，或不会不影响到别国。我们希望，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应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并由有关各方加以适当利用，特别是在空间领域，如果目前探索其他途径的努力都没有效果的话。

主席：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及其对我所讲的善意的话。

现在请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特拉洛夫大使发言。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同志，你就任这个会议7月份的主席使我有机会首先对兄弟般的苏联在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事业中的政策和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它的政策和贡献是今天国际关系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今天人类面临它历史上困难而负有重大责任的时刻苏联的和平政策及其许许多多意义深远的提案对国际事务有着特别积极的影响。

特别是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贵国代表团的积极立场一直是一个榜样，鼓舞着所有认为裁军的进展是加强和平与安全的方向的那些人。

我极为高兴地对你，亲爱的维克多·列文诺维奇、苏联代表团的杰出领导、享有国际盛誉的学者和外交家表示祝贺。我相信你的经验和为人熟知的才干将特别有益于会议的工作。

我并要借此机会对曾担任6月份主席的特奥琳女士及厄克于斯大使表示感谢，他们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对裁军问题的态度始终如一。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我并要对今天出席我们会议的瑞士联邦外交部国务秘书、埃杜阿尔·布伦内阁下和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布特鲁斯·布特鲁斯·加利阁下表示欢迎，并对他们有价值的发言表示感谢。

在这次会议上，我要谈一谈今天的议程项目“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防止核战争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已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关于这个项目令人失望的情况迫使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并要我们强调指出那些决定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以及为开始进行谈判在程序和工作安排方面的困难有什么前景的事实。

我们所有的人都面临着核威胁。只有通过各国的协同努力而不论它们之间有什么分歧，才能排除这种威胁。消除核危险要求立即采取实际的措施。

这首先就要求清楚辩明这种威胁的根源，并采取恰当有效的措施，以削弱并消除这种根源。

重整核军备的方案及谋求军事优势的企图正得到设想发动核战争的军事学说和理论的支持，并为之辩解。其最后结果便是军备竞赛的升级，着重点是核武器。与此同时，某些势力正企图使国际社会相信，所有这一切，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平，而据说这个和平只能靠军事力量来保证。因此，提倡这种政策的人甚至连核裁军的可能性都不提，更不要说在裁军谈判会议进行这个领域的谈判了。在我们的会议上，我们每天都见到根据这种思想所采取的行动：一方面，对全世界广为宣扬其自称对谈判的意愿；而另一方面，却没有对各国人民深切关注的，又有可能达成协议的极为重大的问题，表现出要进行真正、诚恳和实质性谈判的政治意愿，这样的一个优先问题就是防止核战争。

核战争日益增长的威胁源于美国受到其某些北约盟国支持的一些军国主义集团所推行的政策。这种有意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长期方针，其实质归结起来是要在全球范围夺取有利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地位。

对这个公开承认的目标还加以宣扬，毫不隐讳。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说，“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提高美国的军事能力并取得对苏联的优势”。

基于这种战略方针，美国在继续加紧进行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计划，这些计划实

(特拉洛夫先生, 保加利亚)

质上是为核战争加速做准备。直接与在地球上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有关的外空军事化的计划也正以迅速的步子在执行。

北约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结果表明了该集团要继续遵循其军国主义道路的意图。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各国及世界上压倒多数的国家都坚持这一立场：我们时代的现实迫切要求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首先是在核领域的军备竞赛；必须放弃获取军事和战略优势的企图，必须制止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对抗必须让位于有益的缓和的途径。

最近国际局势不利的事态发展突出表明了防止核战争问题具有极高的优先地位。所以这是裁军谈判会议在履行其义务及有关职能方面要加强责任的另一个因素。

但是这个会议的某些成员却不是这样看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应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受命执行防止核战争谈判任务的唯一论坛在这个问题上无所事事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21国集团今年6月28日的声明使我感到鼓舞，它正确地指出，引用原文：

“在由压倒多数的会员国通过的第38/183G号决议中，大会明确建议裁军谈判会议进行紧急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切实的措施达成协议。为了至少开始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内认真讨论这一议题，21国集团表现出了巨大的灵活性。然而，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引文完。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各国为就项目3开展谈判，进行了认真的努力，并已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因此在由主席组织的协商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和21国集团国家就开辟了通向设立附属机构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以具体全面的意见和提案证实了它们对于项目3进行谈判的一贯方针。

让我重复一下其中的一些意见和提案：

第一、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受某些强制性的准则的支配，这些准则应包括：

- 应把防止核战争视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防止可能引起核冲突的局势，并进行协商以避免这种冲突；
- 不为任何形式的核战争，不论是全球性的或有限的核战争进行宣传；

(特拉洛夫先生, 保加利亚)

- 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
- 防止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扩散；
- 在同等安全的原则基础上逐步裁减核军备直到一切类型的核军备被彻底销毁为止。

第二、在予以适当核查的情况下，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冻结核武器。苏联是这项提案的倡议者，它明确指出“一切核武器国家都应采取这一步骤，或者在别的核武器国家也将效法它们榜样的谅解下，首先仅由苏联和美国采取这一步骤。

第三、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加强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并确保其实施：

- 为此目的缔结一项世界性的条约，并在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缔结一项互不使用军事力量和维持和平关系的条约。社会主义国家并支持关于缔结一项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的建议。

第四、防止在其他有潜在危险的领域，特别是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

除了这些基本条款外，裁军谈判会议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并就防止核战争问题的重要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想法和意见——例如，4月5日苏联的发言(CD/PV. 256)，4月3日民主德国的发言(CD/PV. 255)，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发言(CD/PV. 250)，及3月13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发言(CD/PV. 249)。这些意见很合适地可同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3月6日提出的建议(CD/PV. 247)并提，该建议要求立即拟订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多边协定。

我国代表团提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我们议程项目3的基本提案，这是为了以具体的事例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为草拟该工作机构的权限在参加协商的同时，为了充实拟订恰当和切实可行措施的思想内容，也提出丰富的材料。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一贯在于在优先的基础上，由更多的国家共同作出努力来解决防止核战争的问题。

我们的西方伙伴的态度则完全不同。它们在这届会议上并没有改变关于防止核

(特拉洛夫先生, 保加利亚)

战争问题的观点。没有提出新的工作文件以及在全体会议的讨论中忽略这个问题都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为草拟权限进行的协商中, 某些西方国家的行为只是加深了我们的忧虑: 它们实际上是企图把作出开展项目 3 的实质性工作的决定不定期地向后推迟或者无限期地推延。

某些西方国家的消极态度成了阻挠解决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严重问题的障碍。这种态度必须加以改变, 以便在不久的将来为项目 3 开展实际工作开辟真正的前景。

不然的话, 好象对这种行动制造障碍、使又一届裁军谈判会议不能就此问题采取实际步骤的人们还有功劳似的。

主席: 感谢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及其对我和我国所讲的善意的话。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哪个代表团愿意发言的? 看来没有了。

今天秘书处已散发了谈判会议及其特设附属机构下周的会议时间表。这份时间表是同会议各特设委员会主席协商拟订的。我想指出, 鉴于星期二只有一位代表要发言, 原定于 7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将改在上午举行。我要提请大家注意,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将于星期二下午 3:30 举行。最后, 早些时候我曾通知过任何代表团都可以在每星期一上午 10 点到下午 1 点的时间内找主席商量任何问题。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这份时间表。

就这么决定了。

我现在准备暂停全体会议, 并如今天全会开始时宣布的那样, 几分钟后召集一次非正式会议。我很希望非正式会议开得短些。

会议于上午 12 点 55 分休会, 并于下午 1 点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始。我们刚审议了任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 B. 康斯坦丁诺夫大使为关于议程项目 6 的特设委员会主席的问题。如果没有

(主席，苏联)

反对意见，我就认为会议希望任命康斯坦丁诺夫大使为关于议程项目 6 的特设委员会主席。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我愿代表会议向康斯坦丁诺夫大使表示祝贺，并祝愿他在我们都极为重视的议程项目 6 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中取得成功。还有哪个代表团希望发言吗？现在请康斯坦丁诺夫大使发言。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保加利亚）：我要对裁军谈判会议各位尊敬的代表对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表示的信任表示感谢。我希望在我的同事们的充分合作下，我们能找到，如果不是解决方案的话，那么也是更接近于完成一项困难任务的办法和手段。就我来说，我将对会议的工作不遗余力地进行协商，以圆满地完成我的职责。非常感谢你。

主席：谢谢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看来没有了。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在 7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散会。

会议于下午 1 时 05 分散会。

XX XX XX XX XX